

人 在 旅 途

从北京出发 其间经历了江西、四川、青海 欲进藏而受阻 转道兰州时 已是夏天 七月流火。

在兰州站始听说新疆发大水 受灾面广 百年不遇。兰州发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已排到一周以后，火车只通到哈密，今天是最后一班，这班 243 次发走后，不知会停运几天 而且 这趟车无票。在兰州站 不停地拨 114，困兽般问遍了海陆空，一筹莫展。

候车厅里，剪票队伍缓缓行进着，离发车还有 20 分钟，我们还在售票窗口前忽东忽西地最后挣扎。

“实在不行就上车补票。”老砖很坚定。

问题是 如此特殊关头 灾场之下 人满为患 上车不说补不到卧铺，恐连硬座也没有，两天两夜的长途 难道能站到新疆？

老砖急得磨拳擦掌。当然了 以他的体力，一直站到莫斯科大概也没问题。

“再不上 车要走了！”

我呢 打定主意 宁可困在兰州 也绝不冒这份险 哪能跟他拼体力 两人瞪着眼 彼此的火气一触即发。

一个小伙子匆匆忙忙从我们中间挤过，没到窗口就高喊退票 窗口里恶狠狠地说 不给买票 也不给退票。

老砖一把抓住小伙子。

“退哪儿的票？”

“张掖。你们到哪？”

“哈密。”

说话时 老砖揪着小伙子不放 生怕他飞了，“你给我 有几张？”

“两张。”居然还是卧铺 大喜过望。我这里急忙和小伙子交割手续 老砖大步流星去寄存处取件 交割完毕，一再致谢 小伙子自我介绍说姓王 是兰州国际丝路旅行社的一位票务主办 互递了名片 小王硬是带着我们进了站，说算我俩是他们旅行社的成员 让车长给补到哈密。凭空遇上这样的好事 比天上掉馅饼还让人不敢相信。于是两人在心里 傻乎乎地念叨了不止一千遍：还是有好人呵！

当我们向这位素昧平生的朋友挥手作别时，车，悄然而动。这一动 担心被困的焦急、恼怒一哄而散，刚才还如乌眼鸡似的两个人，这会儿彼此都慈眉善目 哼着跑调的曲子 舒舒服服爬上中铺 总算可以伸展伸展筋骨 可心里还虚伪地埋怨自己 就这么容

易被艰苦吓倒？可是话说回来，火车站从来都是人间地狱，而我们从清早开始，已经在这地狱中打磨一天了。如此心急地享受舒适，似乎大可以原谅。

探下头来一望，下铺的老砖正怡然地从包里取三泡台。

“下来喝茶。”他喊。

跳下来，拿出一小包拆封，一看就嚷起来：

“这三泡台是假的。”老砖接过去细辨真伪，可不，桂圆是霉的，冰糖的袋上满是虫蛀的小眼。走南闯北多了，对这类事早已没有了兴趣，再去抱怨倒霉，评论什么人心不古。索性往窗外一掷，像掷一颗闲子。

“忍着点儿，到新疆就有西瓜吃了，管饱。”

“你可说好了，这一路做向导？”

“当然，想知道什么？”

“讲个历史上与西域有关的故事吧。”

看着窗外一掠再掠的景色，想了想，说：

“就讲一个盗墓的故事吧。”

故事发生在晋朝，地点在中原，盗贼是不准，墓主是战国七雄之一，魏国的魏襄王。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这个叫不准的盗墓贼，经过了大半年的精心筹划，决定向古墓群中高大连的中心墓葬下手。黑夜里，锹镐在死寂的墓地发出空洞的回声，他心脏狂乱地跳着，不知道这座窥探已久的古墓，究竟藏了些什么。别是一座疑冢吧，曹操

死后，不是有疑冢七十二座吗？这样做，是怕墓被盗？还是被同行先行一步之后的空冢？或者是设置险象环生的护墓机关，要置盗墓人于死地？这些都不知道，支撑他的希望的是墓内金银成堆、财宝无数，取之不尽 用之不尽，一次冒险 从此一劳永逸。他心惊肉跳，但又兴奋难捺地挖着、挖着。在他的盗墓生涯中 从未碰到过如此巨大、又如此坚固的墓室。这增加了进展的难度，也增加了他的信心。看样子，此次盗墓是他一生的一次辉煌。他试着挖掘了好几处墓道，后来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墓道，直通墓室。——哇 你知道现在的人为什么总是一声‘哇’吗 就从这儿来的。他一眼看见了墓道里的金银财宝 就‘哇’的一声。一望而知，这绝非一般王侯所能具有的墓葬规模 墓室的四壁装饰豪华 珍宝堆积如山 除此之外，奇异的是，这座墓室还有许多堆放整齐的竹简。不难知道，那是古时候的书简。他对书简没有兴趣，只是席卷珠宝，扬长而去。当地官府知道后，整个墓室只剩下那些书简了。就把这些书简装了几十辆大车，回皇宫复命。

这些竹简在几个古文字专家的誊写、研究中 发现是一部《穆天子传》 确定了墓主是魏襄王 这是一次很有名的文献史上的大发现。因为这次发现，《穆天子传》面世流传了。

“《穆天子传》？对了，那周穆王和西王母有一段情事，就在你们阜康天池，说那个池本是西王母的洗

脚水？”

“没错 周穆王当年西巡 走的就是咱们今天这条道。”

“那可难为他了 没有火车汽车的 怎么走？”

“骑马呀！斯蒂文生骑毛驴还翻过了塞文山脉呢。当年的周穆王，是西周的第六代君主，距今已3000多年了 他率领七萃之士 驾上八骏 有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 此乃八骏 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西行。”

老砖笑着指划：“整个儿一袁阔成。周穆王来西部干什么？”

“嗨 也是被人怂恿的 他本来往北走，《左传》中说他，‘欲肆其心 周行天下 将皆有车辙马迹焉’。有路的地方他都要去，可惜没有丰田车。他决心把他的车辙马迹留遍神州，真算是咱俩的远古知音呢。他向北走到河宗之邦，接受了盛情款待之后，举行祭河仪式。仪式上，河宗伯天给周穆王献了一块美玉，异彩夺目 周穆王爱不释手。问其来历 河宗伯天说 往西走 有一座帕米尔高原 那里满山美景 满沟美玉 稀世之宝不可胜数。周穆王年轻气盛，不免生发出好奇心 勒转马头 决定西巡。周穆王这一圈儿走下来 历时两年 不多不少 整整二万五千里长征。”

“没留下一本《马背昆仑记》？”

“有哇，这不就是不准从魏襄王墓里盗出来的《穆天子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西行记。”

“他在什么地方见到西王母的？”

“在西方的瑶池呀 那西王母是西方母系氏族的酋长 两人依依惜别 被后来的文人们大加渲染。”

“那西王母怎么会跑到昆仑山上去当女酋长呢？”

我想了想，一时没有头绪 不明白他怎么老是对西王母穷究到底。

“是这样 从前 波斯的国王想要娶中原皇帝的公主为妻，华丽的中原送亲队伍走到一处时，前面乱兵混战，断了东西之路，只好滞留下来等待。为公主的安全起见，将她置于一座极其危峻的孤峰之上，上上下下需用梯子，四周设警卫严加防守。这一滞留就是三个月。待贼寇已平，道路已通，送亲队伍准备拔塞启程。

这时候 却发生了一个震惊上下的事件 公主有孕了 使臣们面面相觑 如何是好 赶快捉拿真凶 然后诛之。于是查问侍儿 侍儿说：‘每日正午 有一丈夫从日轮中乘马到此。’既是从日中飞出的神人与公主相会 此乃神会耳，‘若然者 何以雪罪？’进不能进 退不能退 干脆 在此地久居下来 这地方 没人来问罪，能推一天算一天。他们在石峰上建宫修馆，环筑城墙 立公主为女王 颁布法令 自立国家。产期到 公主生下一个漂亮的男孩。从此 母亲摄政 儿子称帝，渐渐成一强国。

“这公主就是西王母？”

“权当是了。”

老砖大上其当。

“历史里，臆想传说的成份多了去了，这有什么？《穆天子传》里面本来就有好多神话的成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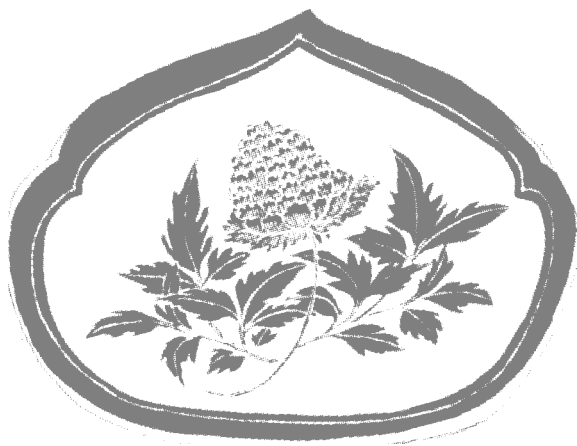
那边靠窗的座位上，坐着几位出差办公模样的人，正在谈论今年的水灾：“从建国以来，基本上是每十年一个灾变。就说五六年吧，大炼钢铁，我们这帮年纪的人都经历过，那是砸锅卖铁饿死人啦！我的一个小舅舅，就是那年饿死在河南；再说六六年吧，更不用说了，文化大革命呀，武斗、抄家、红五类、黑五类，七六年吧，唐山大地震，毛、朱、周逝世。据说，那一次，东北吉林方向下了一场陨石雨，毛泽东就说，这不是好兆，诸葛亮死在五丈原，不是有一陨星落进了蜀营，那场陨石雨中，有三块巨石是毛、朱、周，其余的碎石，是唐山地震中的二十几万人；到了八六年，是天安门事件，这不，九六，全国范围发大水，内地发水也就罢了，新疆可是百年不遇，唉，逢‘六’是凶年。”

听罢，和老砖对视一眼，这车厢，可是一个满满的万花筒呢。民间自有民间的智慧，就好比那正史有正史的严谨，野史有野史的人情，官有官的派场，民有民的造化，这才叫各行其道呢。我惦记着阜康，那里有我的朋友、同事和一对善良的信奉基督的老人，听说那里遭灾最重，不知他们都怎么样了？那里，坐落着新疆第一景，王母娘娘的天池，大概是旅游部门

近几年太急功近利，王母娘娘生气了，将水一泼，人间便成汪洋。

上了中铺 眼前呈现着无边的水患 但愿我所有认识的人们都能平安，这样想着，下铺的男人们还在继续谈论着社稷和灾情……

想不到初入新疆，遇上的竟是一个大问题。



新疆 从花帽开始

哈密 是我们新疆之行的第一站 因为水灾 火车也只能通到这里。夜里十一点多 ,234 次抵达哈密。邻铺的那对贩瓜的东北夫妻向我们作别。他们来新疆往哈尔滨贩运西瓜和甜瓜。新疆瓜果的红利滋润得他们穿金戴银。妻子告诉我,她和她那位戴的情侣表值四万多块钱,她那位身上的一件极普通的黑色体恤就一千多,他们每年七月跑一趟新疆,地地道道发的是新疆的瓜财。

背着包跳下车,这里的站台远不像内地火车站那样如同人间地狱,仅仅是出站口外的一条路旁,摆着小商小贩的摊点。摊主大多是维吾尔人,守着摊子坐着,一顶顶花帽便在你眼前飘绕起来。

这些摊主们的花帽一下子就吸引了老砖的目光。新疆花帽的配色十分艳丽,再加上精工的刺绣,远远的就夺人耳目。

新疆花帽 体积虽小 制作过程却很麻烦 既要在上面绣花、挑花 还要拌上金钱、银线 串上珠子等

等。工序一道也不能少。配色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一般年轻人戴鲜艳一点的花帽，老人则素一些。

一顶精制的花帽还是一件可供欣赏的艺术品。有的维吾尔族人家，在雪白的墙壁上挂上一顶花帽，室内马上便有了一种审美的气息。还有，新疆的花帽像西藏的哈达一样，如果得到主人的馈赠，是很荣耀的。

“哈密瓜 哈密瓜 不甜不要钱 尝一下 尝一下。”

老砖又惊奇了，“他可真敢喊 不甜不要钱？”

我扑哧笑出来，“那是因为新疆压根没有不甜的瓜。”

“他怎么还‘尝一尝’ 每个人都尝一个再买 他不赔老鼻子了？”

“先尝后买 在新疆毫不奇怪呀 你以为是在北京，你只买一丫儿，然后尝人家一个瓜？当然不成了。新疆哪家买瓜不是几十斤地、成袋、成车地买 尝个瓜算什么。”

新疆人眼里这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在老砖那里引起一串串的惊奇。走出了小摊街，看着这些勤于生意头顶花帽的维吾尔人，心里感叹着这个善于经商，并总是乐此不疲的民族。他们把新疆的哈密瓜、葡萄干、羊肉串，吆喝进了各个省份的大小城市、街头巷尾。尤其在北京，维吾尔人开的新疆风味饭馆，生意家家好 火爆京城。

把出站一条街走到头，两个旅人便陷在了陌生的黑暗里。

“不晚 不晚 新疆的十一点 夜市才刚开张呢，和北京时差两小时。”

“这时差老倒不过来。十一点 我们那都半夜了，这里才刚天黑。”

“所以说新疆农作物日照时间长，瓜果才格外甜。”

每到一处，第一件事总是先找安身之所。

照着高层建筑上闪烁的霓虹灯，走进一家宾馆，一问价格，同别处一样令人咋舌。安顿下来，卸下行包 来溜达哈密的夜景。

在路边的一家露天饭馆里，坐着看街景。

人一落座 马上一壶沏茶端了上来 外带两只干净的玻璃杯，供你自斟自饮，不紧不慢。新疆永远有这点好处，饭馆里，茶管够，让赶路劳顿的旅人一通豪饮 全身滋润之后 神清气爽了 这才上菜上饭。茶是不收钱的，不像在北京，饥渴地走进饭馆，是管饭不管水的 讨水也讨不来 要沏茶 一壶五块 没等你喝到两句，又该起身赶路了。

不但新疆的茶不收钱 要是你吃拌面 再加一盘面，也是不收钱的，它让你体会到新疆生意人的那份实诚。

拌面 也就是拉条子 老砖不陌生。在北京 我们满京城找新疆饭馆，下了地铁上公共汽车，倒来倒

去，在惠桥附近的新疆馆子里吃拉条子。

“新疆人不吃拉条子 心里‘抠’得很。”

他丈二和尚 不懂这‘抠’字。

“就是心里‘犁’得很。”

他照旧不懂这‘犁’字。

我一急 就近取譬：“就像你的摩托挂不上档。”

他恍然：“那可不行 走 吃去。”

两人出门 凡事互相理解了 才好办事。所以以后 凡他不解的 我均作譬。他然后恍然。依计而行，其乐陶陶。

店里几个小年轻，有维、有汉，少男少女们追逐打闹。走过了这么多的路程，我用略带沧桑的眼光打量他们。

喝着砖茶 老砖觉得挺对口味 我告诉他 这种茶因其包装像一块砖头故名砖茶，也有叫茯茶的，在新疆的供需量很大，家家饭馆都用这种茶待客，它性温，不同于其他红绿花茶性凉，所以喝上一壶两壶的 不伤胃。

这座城市我是第一次来，这里没有与我相联的一个故旧。但它固有的新疆气息，却从我跳下车的一刻里便扑面而来，让人熟悉得想掉泪，瞬间就没有了异乡人的感觉，操着一口流利的新疆话，窜大街小巷 问路、侃价 再也不会被视为可欺的外地人了。

茶 你斟一杯 我斟一杯 喝着 拉条子就端上来了 满满两大盘 比北京的量大得多。火车上 两天没

好好吃东西了，各自埋下头，稀里糊涂地下。眼看老砖风卷残云，悄悄告诉他：“加面不要钱。”他没听清楚，我又低声嘀咕一遍：“加面不要钱。”他马上支楞起耳朵，朝里面喊了一嗓子：“再加一盘面。”我几乎喷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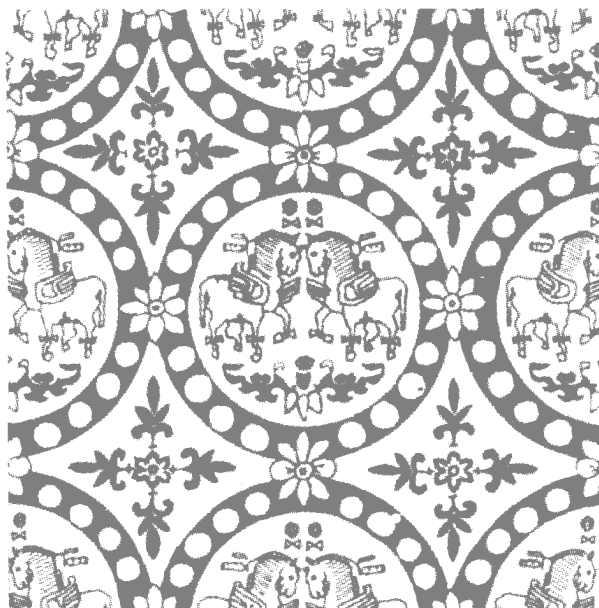
拉条子是新疆最主要的饭食，它比任何面食都更有味道。做拉条子的关键是合面，盐要放合适，盐多了，面拉不开，盐少了，一拉就断。面合好了，第二个关键是“醒”，醒一阵子，就可以拉着下锅了。从锅里捞出来的拉条子，细长柔韧，有筋骨，又圆滑，拌上各种炒菜，这就是拌面，我们吃的这种。还有把拉好的拉条子和菜一起爆炒的，那叫炒面。

家庭里的拉条子是一根根地拉了下锅，饭馆里则一把一把地拉，看得人直瞪眼。想起妹妹高考完那段时间，闲来无事，不染家务，妈妈为了锻炼她的厨房能力，打发她去一个朋友的饭店里帮厨，限期一个月，务必学会拉条子，她干了没几天就唉声叹气，我们统统视而不见。入学通知来了，全家暗自庆贺一番，谁也不告诉她，谁也不理她，任她每天辛辛苦苦去做跑堂，她没接到通知，自己心里发怯，不敢讲价，勤勤勉勉。

有天夜里，她翻来覆去睡不着，终于从枕头底下翻找出了入学通知，这下，又哭又笑地跟我们闹，第二天，绝不再上饭馆。

就这么支零片碎的一点儿手艺，到了那座南方

学校后，常常自豪地为大伙儿露一手，一把一把地拉面，引来一片惊羨。写信给妈说：“多在饭馆干几天就好了。”此时，看见灶前那个女孩子娴熟地拉面，勾起一丝亲情之渴。老砖的这顿饭大概是有生以来吃得最饱的，他那饭量，还真没人敢跟他叫板。凸着一颗肚子，他晃着，出了饭店。



新 疆 味 儿

沿着街道边的林带，我们绕着城走。

此刻，我已经从他乡漂游到了故乡，在故乡游历，对亲情的向往又焦又渴，像一排排冲上故土的海浪涌起又退回不息地往返。

这是重逢。

我刚刚从另一种屋顶下走来，另一种农舍走来，我曾经在田园里绕不出一片庄稼，后来我才明白，就像黑塞说的“因为我是一个游牧民，不是农民，我是背离、变迁、幻想的崇敬者，我不屑于把我的爱钉死在地球的某一点上。”我爱家乡，但我绝不会钉死在这一个点上；我渴望远方，而人在远方时，家乡又永远是心中一个固定的痛点。我的家乡，新疆，被中原人称为边疆，我的父母支边而来，为我的生命选择了一幅北方雪景，我庆幸至今。

在都市人于嘈杂中开始为自己寻找一片“精神边疆”的时候，我早已经在得天独厚的边疆“精神自治”了很多年，我以此为哲学起点，来坚定地对待生

活中五花八门的损失。终于回来了，我的边疆！这里是哈密。

路边亮灯的地方，有着千篇一律的冷饮柜，带出新疆味来的是点着一盏夜灯的羊肉串摊点，从那里吹送出淡淡的孜然香气，弥漫在空气里。

我忽然心中一动，想，所谓的新疆味，其实就是孜然味吧？它不甜、不咸、不麻、不辣、不苦、不酸，就那么别具一格地香，香得你无从作譬，这，难道不是新疆风味？

曾翻过有关资料，查这“孜然”的词条。孜然学名叫安息茴香，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香料植物的籽实，用作烹调羊肉时的调料，颜色是黄绿色，主要分布在新疆的南疆，每年三月播种，六月收获，奇特的是，新疆是我国安息茴香的唯一产地。

难怪我一闻到它，新疆就扑面而来。

如此，说它是新疆的味道，料无大错。

我琢磨着它和羊肉之间这种天然搭配，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不知它们二者孰先孰后？

如今，这孜然已经随着羊肉串冲出新疆，走向全国了，连好多内地的其他肉制品中也狡猾地掺进了孜然。

不由自主地顺着这种气味走去，一对维吾尔夫妻带着他们两个孩子还没有收摊，长凳上，已有几位外地人边吃羊肉串，边喝啤酒。新疆羊肉串的吃法，

要配以啤酒 喝啤酒 则佐以羊肉串。

“肚子已经饱了。”老砖说着 按按肚皮 还是按捺不住 “要不 尝尝？”

坐定，老砖仔细打量这正宗的新疆烤羊肉串的程序，发现了与冒牌的不同之处。

新疆的羊肉串是在特制的铁槽上烤的，这种铁槽分上下两层，中间用一块布满小洞的铁板隔开，隔板上面搭肉串的铁钎子，隔板下面是用无烟煤做的燃料，洒在肉串上的各式调料，从漏板上落到炭火里，和炭火一起着，火烧火燎的香味就变得很呛了。串肉的铁钎子三十来厘米，为怕烫手，一端装有木柄，将切好的肉片一片片串到钎子上，放在槽子上，把炭火拨旺，一边烤，一边撒上盐、辣面子、孜然，几分钟便好。

新疆的小伙子一顿吃上四、五十串不成问题，有的甚至能吃上百串呢。

两瓶啤酒递过来，付钱时，老砖诧异：“新疆不产啤酒？怎么这么贵？”

的确，我们一路喝着一块多的北京啤酒，最贵的也就是涨到两块的燕京啤酒，而到了新疆，新疆啤酒要三块钱。

“谁说？新疆盛产啤酒花呢。60年代初，从青岛引入啤酒花品种，首次栽种，现在全疆都有。在学校的时候组织过我们摘花，那次劳动历时20天，一望无际的啤酒花棚架。新疆的酒花，花体大，花粉也多，